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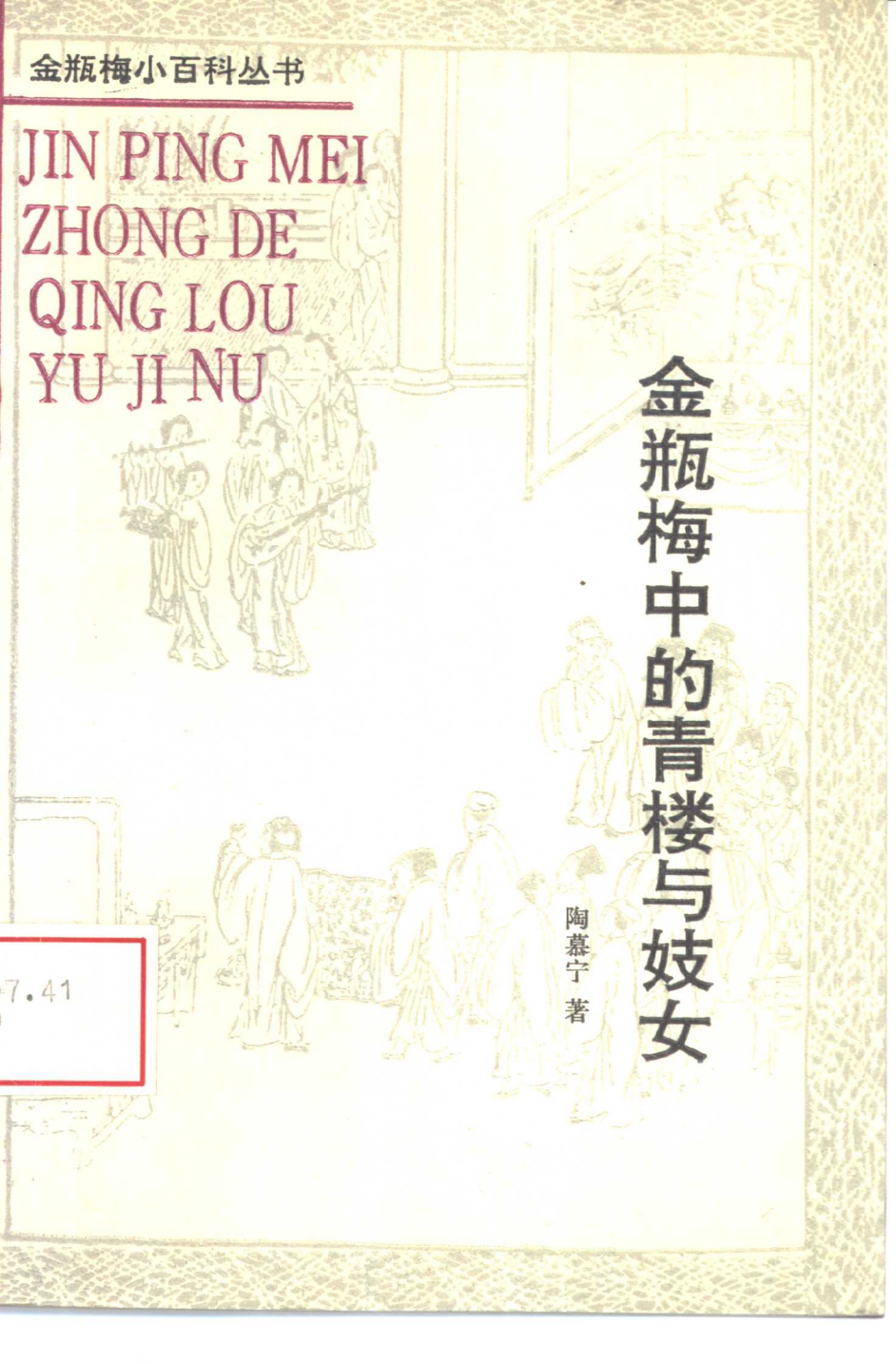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

JIN PING MEI  
ZHONG DE  
QING LOU  
YU JI NU

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

陶慕宁 著

7.41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

主 编 宁宗一

副主编 弥松颐 刘国辉

# 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

陶慕宁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苗 洪

**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

陶慕宁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75 字数 75,000 插页 2

1993年3月北京第1版 199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039-1145-x/G·165

定价：2.60 元

##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总序

宁宗一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纷繁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市井生活的图画。它那样色彩炫目，又那样明晰；那样众多的人物的面貌和灵魂，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内容和意义。

兰陵笑笑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市民小说家之一，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他所创造的“金瓶梅世界”，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富于中国特点，富于地方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的生动描绘，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而使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知识等等，都在“金瓶梅世界”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应当承认，在中国小说史上，特别是明代说部中，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方面，几乎在文坛上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与之匹敌。

在艺术形态学上被列入史诗类的小说；都是用文字来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的，而长篇小说这一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更长于表现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金瓶梅世界”正是充分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它把生活细节和大事件都描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生动，从而再现了巨大的典型环境和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法国 19 世纪的小说巨擘巴尔扎克在他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总序中说得极为精彩：

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sup>①</sup>

正是根据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恩格斯才写出了众人周知的那段名言，他说：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 年至 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 1815 年以后又重振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

① 见《文艺理论译丛》1975 年第 2 期第 6 页。

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sup>①</sup>

同样,联系到“金瓶梅世界”,人们虽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和经济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更具有巴尔扎克所极力推崇的而又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写的民族文化的民俗史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寻一下历史表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在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至463页。

识、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以百科全书式的《金瓶梅》为研究对象，以多维视角，从不同方位，运用不同方法，抓取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进行开掘，探索《金瓶梅》能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知识和各式各样的艺术启示。由于这是一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所以对于每一位撰写人都不设置任何框框，希望各个执笔者完全处于认识、理解、探索和写作的内在自由的状态中，充分发表自己感知的一切。因此企盼于读者的也是能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来观照我们这块刚刚营造的《金瓶梅》研究园地。

最后要告之读者的是，我们编著这套《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另外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丛书的缺陷和失误，更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俾使这项探索和设计得以日臻完善。

##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金瓶梅》中的青楼与明代娼妓制度	(3)
第一节 《金瓶梅》中的妓女世界	(3)
第二节 《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娼妓制度	(11)
第二章 《金瓶梅》中的妓女形象	(19)
第三章 由妓而妾,由妾而妓的李娇儿	(28)
第四章 由婢而妾,由妾而娼的孙雪娥	(39)
第五章 帮闲、妓女与嫖客	(52)
第六章 妓妾之争与院中倾轧	(66)
第七章 《金瓶梅》中的妓乐、美食和戏曲	(74)
第八章 从青楼文学的沿革看《金瓶梅》中的妓女	(82)
第一节 “青楼”与青楼文学	(82)
第二节 唐代青楼文学的审美意蕴	(85)
第三节 宋代青楼文学的道德意味	(90)
第四节 俗文学所表现的双向逆反心理	(94)
第五节 《金瓶梅》中妓女形象的文化负载	(101)
第六节 《金瓶梅》对后世狭邪小说的影响	(107)
结束语	(111)



## 引 言

《金瓶梅》不是专门描写风尘女子、北里烟花的狭邪小说，然而如果剔弃了书中大量冶游狎娼的情节、千姿百态的妓家风月，则西门庆的形象决不会那么丰润饱满，应伯爵也决算不得帮闲的“领袖”。一句话，《金瓶梅》便不成其为《金瓶梅》了。

书中单单是有姓名居处可稽的妓女便有三十九人之多，这还不包括名妓出身被西门庆纳为第二房妾的李娇儿和本是西门庆婢妾，后来沦落娼家的孙雪娥。

一幕幕笙歌纵饮的侈靡场景，一缕缕目挑心招的冶荡风情，一个个流波送盼的色中“尤物”，一桩桩谋财陷人的阴谋交易，绘成了一幅明代社会后期青楼生活的长篇画卷。

这中间固然有相当一部分过场性的陪衬人物如洪四儿、秦玉芝之类，个别的甚至只是人物对话中偶尔提及，如董猫儿、张惜春，确乎谈不上什么性格形象，但如色艺俱佳、善于趋奉的李桂姐；精于世故、巧于斡旋的吴银儿与楚楚可怜、颇多张致的郑爱月则显然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金瓶梅》中的娼楼妓馆犹如社会的窗口，透过其中的五光十色、纸醉金迷，可以洞见万历年间的市井百态、官场风习，举凡衣冠大吏、土豪劣绅、巨贾富商、帮闲篋片、窃履酸儒、悍仆皂隶、艳妓土娼、龟奴恶鸨，都在其间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暴露出真实的嘴脸，而朝政的腐败、世风的浇薄，乃至搢绅市民

之家的帷薄之私，亦都由这一窗口的折射而袒裼裸裎。因此，探讨《金瓶梅》中的妓女生涯、青楼体制，其意义就不单单止于“环境”与形象的分析，而是牵涉到整部作品的解读以及对明代后期社会风俗史的认识了。

# 第一章 《金瓶梅》中的青楼与明代娼妓制度

## 第一节 《金瓶梅》中的妓女世界

《金瓶梅》的情节是围绕着清河县的西门家族逐渐展开的，因此书中所描写的娼楼妓馆也大多处在清河县的背景上，而间及扬州的旧院、临清的酒楼。尽管作者无意陈述明代的娼妓制度，我们却可以通过书中展示的烟花境界觐见当时官私妓业的所有模式。

《金瓶梅》中涉及的妓院不外三种类型，第一种为丽春院系统的上等青楼，它们主要集中在东街勾栏二条巷左近，包括李家妓院、勾栏后巷的吴家妓院和前边只隔一条巷的郑家妓院，至于适在同巷的齐家、韩家、董家，规模排场虽不足与前者相颉颃，但据个中妓女的才艺及所接纳的嫖客身分，似仍可居于上列。由于这类门户均有名妓当行，故而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其中的妓女、龟鸨也得以身衣锦绣，口饜肥甘，享受贵族化的生活。

书中第五十九回描摹郑家妓院：“门面四间，到底五层房子。转过软壁，就是竹枪篱，三间大院子，西边四间厢房，上首一明两暗——三间正房，就是郑爱月儿的房。他姐姐爱香儿的房，在后边第四层住。但见帘栊香霭，进入明间内，供养着一

轴海潮观音；两旁挂四轴美人……上首列四张东坡椅，两边安两条琴光漆春凳。……进入粉头房中，但见瑶窗用素纱罩，淡月半浸；绣幕以夜明悬，伴光高灿。正面黑漆镂金床，床上帐悬绣锦，褥隐华裯；旁设提红小几，博山小篆熏沉檀；楼鼻壁上文锦囊象窑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设两张绣句矮椅，旁边放对鲛绡锦帔。云母屏，模写淡浓之笔；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西门庆坐下，但觉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其华丽典雅，实不让于宦门闺闼。

身为名妓，就可以呼奴使婢，又可以雇佣下等妓女弹唱侍宴，像李家妓院、郑家妓院都有丫鬟、“小顶人”（见第十二回）供役驱遣。第二十一回叙李桂姐与西门庆赔罪，央应伯爵、谢希大邀请西门庆到院中，“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齐整酒肴，叫了两个妓女弹唱”。种种迹象表明，丽春院实系上等妓女的丛萃之所，是烟花境内的贵族世界。

第二种类型为下等妓院。书中对此也有较细致的描绘。第五回写西门庆仆人玳安、琴童嬉游蝴蝶巷鲁长腿开的娼馆，作者交代：“原来这条巷，唤做蝴蝶巷，里边有十数家，都是开坊子吃衣饭的。……这玳安不由分说，两步就扫进里面。只见黑洞洞，灯也不点，炕上有两个戴白毡帽子的酒太公，一个炕上睡下，那一个才脱裹脚。”

戴毡帽的客人，显然不是搢绅大贾；而“两步就扫进里面”也适与前述郑爱月儿家的堂宇深邃形成鲜明对照，至于玳安，以一个千户奴仆的身分就敢在里面大打出手，横行恣肆，该妓院的品级更是不言自明了。

此外，第九十三回提到临清的谢家酒楼，云：“原来这座酒

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冈，前临官河，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又假妓女冯金宝之口云：“奴就在这桥西洒家店刘二那里。有百十间房子，四外衙衙窠子，妓女都在那里安下，白日里便来这各酒楼赶趁。”

按此谢家酒楼，实即南宋临安城内的“庵酒店”之属，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条载：“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所不同者，宋代的“庵酒店”本身即提供娼妓侍寝的服务项目，并以卖淫为主。而《金瓶梅》中的谢家酒楼只是兼营淫业，店中不备娼妓，全靠左近洒家店聚居的四处游娼前来“赶趁”，以招徕顾客。楼上亦设“阁儿”，以备酒客宿娼之需，所以陈经济与冯金宝能够屡屡在其中盘桓，事后仅将嫖帐入于酒资即可。书中叙“两人吃得酒浓时，未免解衣云雨，下个房儿。”“又打发了店主人谢三郎三钱银子酒钱。”（见第九十三回）但来往于谢家酒楼的众多妓女，却都是身价低廉的土娼，靠弹唱时调小曲及卖淫为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sup>①</sup>。她们聚居于至为简陋的娼寮，境遇尚不及蝴蝶巷中的金儿、赛儿。第九十四回写孙雪娥被卖到临清洒家店，“那里面有百十间房子，都下着远方来的窠子衙衙娼的。这雪娥一领，进入一个门户，半间房子，里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个五六十岁的婆子，还有个十七八顶老丫头，打着盘头楂髻，抹着铅粉红唇，穿着一弄儿软绢衣服，在炕边上弹弄琵琶。……每日拿厮锣儿，出去酒楼上接客供唱，做这道路营生。”

这种打短工式的经营，当然比不得丽春院中名妓的待价而沽。洒家店中的妓女们，既无西门庆这样的权豪恶霸的

庇护，又缺乏可能成为名妓的才、色、艺方面的资本，因此她们所受的压迫欺凌也就分外的多，她们是妓女世界中的底层人物。

第三种类型为私窠子，“窠”又作“科”。宋人洪迈《容斋俗考》谓：“鸡雉所乳曰窠，窠即科也。”私窠子即私娼，盖官妓须入乐籍出科应官身，私娼则不入籍不出科如乳雉然。《金瓶梅》中西门庆原娶的三房妾卓丢儿即是此类私娼。上文所述临清洒家店中的四处游妓，也有许多未入乐籍应归此类的。又第九十八回云韩道国一家自京师来到临清，因衣食无着，“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儿，又招惹别的熟人儿，或是商客，来屋里走动，吃茶吃酒。这韩道国当先尝着这个甜头，靠老婆衣饭肥家，况此时王六儿年约四十五六，年纪虽半，风韵犹存，恰好又得他女儿来接代，也不断绝这样行业，如今索性大做了。原来不当官身，衣饭别无生意，只靠老婆赚钱，谓之隐名娼妓，今时呼为私窠子是也。”

这种暗娼卖淫方式的潜滋曼衍，至迟在宋代就已开始，宋人庄季裕《鸡肋编》云：“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sup>②</sup>操此业者，未必都是迫于生计，实则倒恐怕是出于好逸恶劳的市井陋习者多。明代中叶以后，“朝政失驭，群狡并兴，背天常而逆人纪。于是有强藩、有逆竖、有乱贼、有奸党、有叛将，有梗化之夷焉”<sup>③</sup>。政治的腐败，世风的薄恶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暗娼的大量出现，不过是这个社会衰朽的一个小小的旁证而已。

以上是对《金瓶梅》中的娼门妓馆按等级、类型所作的初

步介绍。小说中的众多妓女，均可分别纳入三类之中。但这并不就是《金瓶梅》中妓女世界的全景，因此其中还活跃着一批仰赖妓院谋生的男子，包括帮闲、架儿、行头、俳长及圆社。他们既是维持青楼业正常运作的辅助因素，又是寄生于烟花境内的痼蛆。关于帮闲，后文有专章论述；此处从略，这里只谈架儿等四种人。

架儿，书中有多处提及。第十五回叙西门庆同应伯爵、谢希大、祝日念、孙寡嘴四个帮闲狎游李家妓院，鸨儿方欲摆酒，“忽见帘子外探头舒脑，有几个穿褴褛衣者，谓之架儿，进来跪下，手里拿三四升瓜子，‘大节间孝顺大老爹。’西门庆只认头一个叫于春儿，问：‘你每那几位在这里？’于春道：‘还有段锦纱、青聂钺在外边伺候。’段锦纱进来，看见应伯爵在里，说道：‘应爹也在这里！’连忙磕了头。西门庆起来，分付收了他瓜子儿，打开银子包儿，捏一两一块银子，掠在地下。于春儿接了，和众人趴在地下磕了个头，说道：‘谢爹赏赐！’往外飞跑。”

又第六十八回，写西门庆到郑爱月家，“比及进院门，架儿、行头都躲过一边，只该日俳长两边站立，不敢跪接。”嗣后，爱月儿为离间李桂姐，拢络西门庆，乃将桂姐私纳王三官的秘密合盘托出，并举出帮嫖贴食的若干人，其中便有“架儿于宽、聂钺儿”二人。

第六十九回承上文，叙西门庆惩治于宽等五人，“每人一夹二十大棍”，逐出提刑所。众人不知被何人暗算，互相埋怨，独聂钺儿参破机关，娓娓道出西门庆假公济私的来龙去脉，所以书中云：“常言说得好：乖不过唱的，贼不过银匠，能不过架儿。”

后来陈经济在临清重嫖冯金宝，也是靠了当地“院中架

儿”陈三儿的指引(见第九十三回)。

“架儿”的渊源所自,诸辞书皆失载。姚灵犀《金瓶小札》、魏紫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王利器主编之《金瓶梅词典》及刘师古《闲话金瓶梅》俱引第十五回[朝天子]一曲,“单道这架儿行藏为证”:

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人腾挪,绕院里都趲过。席面上帮闲,把牙儿闲磕。攘一回才散火,转钱又不多。歪厮缠怎么?他在虎口里求津唾。

魏紫云据此释“架儿”为“打秋风的乞丐”。《金瓶梅词典》释为:“在茶坊、酒肆、妓院中,借着兜卖食物为名向阔客打秋风的人。”窃以为都不准确。盖架儿并不行乞,也很少兜卖食物,上引数例仅第十五回叙及于春等到院中敬献瓜子儿,亦非“兜卖”,而且是在上元节的特定场合,实寓有讨赏之意。“架儿”一词既不见于宋元文献,亦不载于《金瓶梅》以外的明代说部戏曲,当是明代中叶以后流行于市井间的俗语方言。其义实指妓院中豢养的网罗消息、帮嫖牵线之人,殆由宋之“厮波”发展而来。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闲人”条载:“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贍家财,谓之‘厮波’。”依《金瓶梅》所云,这种人的主要职司是为妓女招徕嫖客,为嫖客提供信息,“架儿”一词当既取牵线搭桥之意。“架儿”的产生,与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及青楼业的激烈竞争有关,凡为“架儿”,必极善钻刺,消息灵通,长于鉴貌辨色,趋奉赶趁,所谓“能不



过架儿。”“你又不是架儿，你怎晓的恁切？”<sup>④</sup>都是就其行业特点而言。

青楼的另一派生物是“圆社”，第十五回写西门庆打发架儿出门，旋“见三个穿青衣黄板鞭者——谓之圆社”，提着烧鹅瓶酒，来李家妓院赶趁，伺候西门庆与李桂姐踢球。“拘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向西门庆面前讨赏钱。”书中亦有一曲[朝天子]，“单道这踢圆的始末为证”：

在家中也闲，到处刮涎。生理全不干。气球儿不离在身边，每日街头站。穷的又不趋，富贵他偏羡。从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饱餐。转不得大钱，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按“圆社”系宋代蹴球的民间组织。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圆社摸场”诗云：“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球。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而《水浒传》中的高俅，原即“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看来在宋代，这个词就已有两重意义：一指蹴气球的帮会，二指会中人，起初并不一定与妓院有什么瓜葛，只是因为社中多帮闲地痞，往往需要通过为名妓、嫖客提供“踢圆”的娱乐，讨赏钱度日，这才与青楼结成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圆社”与“架儿”同属城市无业游民，两者常常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或诱人嫖赌，或诈人钱物。第六十八回郑爱月所云引诱王三官嫖院的，就既有“圆社”小张闲，踢行头白回子、向三，又有“架儿”于宽、聂钺。第六十九回往王三官家讹诈银钱的也仍是这五人。

上文又有“行头”、“排长”在郑家妓院抵直。“行头”义为行